



独家报道

战火中诞生在简陋民房里的鲁抗医药

刘荣海

鲁抗医药的前身,是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山东新华制药厂济宁三分厂。新华制药诞生于1943年战火纷飞的年代,是我党我军创建的企业。82年的沧桑历程,如同一部新中国医药工业发展史的缩影。

我的父母从胶东抗日解放区走出家乡参军,加入胶东军区司令员许世友、参谋长贾若瑜决定成立的药品和医疗器械生产机构。在时任胶东军区卫生部长张一民协调下,刘浪、董永芳等18名有一定医药知识的八路军战士,在今天的牟平县后垂柳村几间简陋的民房里,开始药品研究和生产。他们搞不到设备,就用水大缸、瓦罐作为制药容器,生产一些简单的药品和药棉、绷带等敷料,以应前线之急,这就是山东新华制药厂初始。

随着战争形势的发展和前线的需要,这几间民房里生产的酒精、绷带、小苏打、乙醚、吗啡、破伤风和血清疫苗支援着前线。淮海战役中,陈毅、粟裕指挥的华东野战军数十万军队的药物全靠胶东,正因为有了胶东解放区药品器械的生产后勤保障,挽救了前线无数伤病战士的生命,为民族独立和新中国的诞生作出了突出贡献。

解放战争中,我军由相持阶段转为全面进

攻之际,中央从山东解放区抽出部队骨干力量,支援东北、华东野战军。山东军区司令员许世友将军保留了胶东解放区药品器械生产厂,随军迁至张店,组建了“山东新华制药”及“山东医疗器械”这两个国字号的医药与器械生产厂。

当时有位领导刘浪同志,是我父亲念念不忘的人。新华医药从胶东解放区迁至张店行军转移途中,由于天气炎热,酒精运量很大而自燃。我父亲在灭火时被烧伤胸部和左臂,昏迷不醒。因当时没有抗菌药物和及时的救治,就是这位领导,在我父亲身边守护两天两夜。用扇子降温,防止因出汗感染溃烂,我父亲终于脱险。他是我父亲的救命恩人,革命队伍中的官兵一致、同甘共苦、生死与共,让人们结下了深深的战友之情。新中国成立后,刘浪同志被省委任命为管理青岛地区工业的领导,我父亲曾多次探望,感念一生。

1950年,由军管供给制改为企业化,全体人员脱下军装,换上工作服,向军转民过渡,仍然保持着军人的作风。正是靠着战争年代的革命精神,培养出大批过硬的医药生产和管理人员,并使他们成为共和国医药系统的中坚力量。

“新华制药”是一个有着鲜明时代印记的名字,更是一个无上光荣的名字。我的父母亲,保障着酒精、绷带、小苏打、乙醚、吗啡、破伤风和血清疫苗的前线紧急需求,大批量进行分装,负责对支前民众参加药物分装指导和检查管理工作。其工作量巨大,夜以继日,不辞劳苦,尽全力完成上级交给的工作任务,为新中国作出了应有的贡献。

新中国成立后,山东新华制药及山东医疗

器械这两个国字号的企业,派出技术骨干支援了华北制药、东北制药建设,为共和国医药事业发展作出突出贡献。新华制药厂把抗日战争、解放战争中表现优秀的同志送入院校学习,时称调干生,以培养技术队伍。同时,支援华北制药的优秀人员,被派往苏联学习抗生素原料生产技术,我的父母亲就是这个队伍的成员。

1967年,山东省出现抗生素生产空白。根据形势要求,急需建设一座生产抗生素的企业。济宁属于黄河冲积平原,土地平坦,水源充沛,是医用淀粉玉米原粮高产区。医用淀粉是抗生素主要培养基原料,凭借大自然赋予济宁的优势,国家医药局决定,在济宁建立新华制药厂三分厂,填补山东省抗生素生产空白,这就是山东鲁抗医药集团的前身。



我的父母被安排从淄博调往济宁,组建新华制药三分厂。他们二话没说,打起背包就来到了济宁。当时的困难可想而知,在淄博总厂的大力协助下,一个全新的制药厂在济宁拔地而起。我的父母和同志们克服重重困难,很快使药厂投入了生产。

医药原料生产,是一个技术复合、控制严谨、生产周期循环的过程。在我的记忆里,医药生产属于高端精确控制生产过程,由于当时设备控制检测水平的滞后,特别是早期土霉素、链霉素在生产过程中频繁出现问题,轻则造成质量不达标,重则导致不合格,批量发酵的药物培养剂无法挽回,只能弃之下水道。

医用淀粉是玉米精加工提取物,在国家粮食产量缺口大,每个家庭用购粮本配给定量供应的年代,此等损失可想而知。我的父母亲和全体建厂人员一道,全身心投入解决出现问题的魔杖之中,废寝忘食、夜以继日地拼搏。

我记忆最深的是,一早醒来见不到自己的父母,我入睡时分他们仍未回家,就是常态。正是这些父辈的人,对新中国医药生产事业的付出与担当,加上几代员工的共同努力,将新华制药三分厂发展成为国家医药生产骨干企业。

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,中国人民经过长达14年艰苦卓绝的斗争,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。我们纪念这一时刻,就是要铭记历史、缅怀先烈、珍爱和平、开创未来。

战争年代与新中国医药事业的参与者、经历者、贡献者、见证者,用他们一生的付出与贡献,成就和担当了中国医药行业的发展。我的父母和他们的许多战友、同事,都已经离开了我们,愿他们安息,我们身为儿女,深深地怀念他们并为他们骄傲与自豪。

图为非那西汀车间——我国第一个现代化化学合成原料药非那西汀车间建成投产,开全国化学合成原料药生产之先河。 ■资料图片

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、创新性发展——文化“两创”看济宁

人生百味:非遗传承之路盛开的酱花

陈秀珍

一旦破损了,很难找到修这缸的人。

缸里是正在腌制的咸菜,几个三四十岁的女工,弯下腰去,用手在缸中倒翻,把缸底的咸菜袋子翻上来,再把上面的摁下去。酱菜厂的所有工序都是古法制作,这也是其中之一。

一位名叫周广岑的女工说:“这些技术都是老板教的,俺的家都在酱菜厂附近,在家门口打工,能照顾家还能挣到钱。假期里学生在家没有人看,就带广里来,和大家一起吃饭。不光不收伙食费,还从城里买来零食给孩子们吃,对员工就像家里人一样。”

最让人眼前一亮的,是一排整齐的黑缸,它们都戴着斗笠,像古装剧武侠片里的黑衣武林高手。



院子里,除了墙上的几幅酱菜制作流程表外,没有任何广告标语。几棵玫瑰花开得正艳,一切都是那么自然而然,没有任何的浮躁和虚夸,像这一缸缸的酱,汲取日月天地精华,经过漫长且愉快的180天,自然而然地发酵,一切静待岁月的洗礼。

冯强是学美术专业的,爱人郑文静是曲阜师范大学毕业,按说夫妇二人这么高的学历,这么好的专业,怎么给制作酱菜扯上关系的呢?

话说2011年,年底的一天,师傅刘波拿来两桶酱,对冯强说:“吃完了这两桶,以后可吃不上了。”冯强连忙问:“怎么了师傅,舍不得给我了吗?”

“唉,制酱工序繁杂,时间又长,收入又低,没法再干了。”

冯强听后,心中五味杂陈:这么好的酱菜工艺,要这样失传了。如果不做下去,这工艺就会在人间消失,多可惜。

周末下午茶

临风听暮蝉

宋恩学

暮色、蝉声、风,还有一份闲适的心情,曲中有诗,诗中有画,让人听了情不自禁地就喜欢上它,一听,再听,而关于蝉的记忆,悄然融化在这悠悠的音乐里萦回……

儿时夏天,常见小伙伴们趴在地上,手里拿着一根细长的茎叶,往一个圆圆的小洞里戳。会好奇地学他们的样子,可是怕脏了衣服,只好蹲在那儿,终因不得要领,而一无所获。

当树上的蝉拼命地“知了——知了”地叫

思来想去,他做出了决定。“我干吧,不能就这样失传了。”

回家给文静商量,女儿才3岁,还有年迈的爷爷,一大家子都不同意。

冯强决心已定:“决不能让这门手艺失传,古法制酱的技术要在我手里传承下去。”

破釜沉舟,冯强关了他心爱的绘画馆。

制酱是非常艰难的,特别是古法制作,要经过严格选材,日晒夜露,还要在阳光最强烈的时段打耙,经过漫长的180天才可以完成。生产过程中,精神高度集中。更重要的还有天气,必须每天关注天气预报。由于酱缸在室外,夜里要下雨就得赶紧起床盖上酱缸,稍微马虎大意,就会功亏一篑,整夜睡不成觉是常事。

不同品种的酱菜,工序更是繁杂,选材、清洗、晾晒、杀菌、翻晒等等,要历经32道工序,整个流程历经3年之久。

冯强不舍昼夜地忙碌在制酱的厂子里,文静看着心疼,索性关掉了自己的幼儿园和瑜伽馆。夫唱妇随,爱人的加持,让冯强有了最得力的助手。

2016年,杨家峪酱厂一次投产制作了100吨黄酱。大家吃着口感特别好,又知道了是古法制作,非遗传承,“内不生蛆,外不招蝇”,一传十,十传百,好多外地的客户都开车来买,供不应求。

2017年,冯强又新上酿制酱菜项目,给附近村民签订了合同,收购芥菜疙瘩、辣椒、花椒等农副产品,作为酱菜原材料。联合5个乡镇,养活1000亩生态农田,带动130家农户增收,1万公斤辣椒、2500公斤花椒,都是乡亲们的地里来的,“土坷垃”变成了“金疙瘩”。冯强每周给100位老人送上热气腾腾的馒头,非遗酱缸惠及400多个家庭。

2022年,由黄镇镇政府支持贷款200万元,冯强的厂房扩大4倍,年营收增长480万元,日产4万袋酱菜丝,规模更大,品种更多。

“山东茂行食品有限公司”,这个号是文静命名的,语出屈原《离骚》“夫维圣哲以茂行兮,苟得用此下土”。相传酱有五心,其一是恒心,意为本身味道不被掩盖与毁损;还有佛心,不会掩盖食材的味道,反能激发与平衡菜品的美味。

在古法传承中,夫妇二人把各自学养与潜

能,用在了酱菜工艺研发及创意,潜心专研怎样把酱菜的色香味做到人人的心坎里。

冯强喜欢守着厂区的3个大池子,一个池子可以装100吨芥菜疙瘩。他研制了池内循环充氧设备,这样既不用倒池还省时省力。文静喜欢琢磨着把咸菜变成美食,一次偶然,她把炒制的咸菜端到桌上,大家品尝后赞道:“这么好吃,可以卖了。”既然不是主菜,就叫“饭搭子”吧。而今,文静“炒出来”的“饭搭子”火了,各大超市、门店、网上都供不应求。

心有灵犀。冯强与文静又新推出了适合孩子们口味的零食,是采用“友和生物科技集团”出口级瓶栽杏鲍菇制作而成的,有孜然味,也有微辣口味。

人生百味,更需要诸多调味品来混搭日常。百年非遗传承酱菜,被年轻人称为“奶奶咸菜”。冯强夫妇秉承初心,独具匠心,传递着古老的薪火。他们面向社会招收20名制酱传承人,回馈这方厚土,让老手艺守住“老味道”,散发出乡村振兴的耀眼光彩。

“珥琅如啤,变华若锦”。传承人冯强,让这“酱花”盛开了在邹鲁大地上。可待未来的传承人守正创新,做时代的追梦人,和冯强一样铁肩担道义,传承古法制酱,用“新农人”的恒心与意志,续写新的华美篇章。



虞世南的“居高声自远,非是藉秋风”,骆宾王的“无人信高洁,谁为表予心”,李商隐的“本以高难饱,徒劳恨费声”,托咏蝉以寄意,成为唐代“咏蝉”诗的三绝,至今为人们所吟诵。

蝉的幼虫要在地下几年,甚至十几年,才在夏日的某个时机破土而出,爬到树上,经过蜕皮羽化为成虫。

蝉的生命只有短短的一个夏天,但它还是选择了把整个生命献给这个夏天,并且纵情歌唱,无怨无悔。当蝉完成了生命的延续,也是他生命终结的时候。“斜阳里,想起秋风的颜色,就宽恕了那蝉人的聒聒!”

接连几天的大雨,终将居高不下的气温降了,天气也变得凉爽起来,又闻出了秋天的味道。夕阳露出久违的笑脸,我独自伫立风中,听暮蝉歌唱……

微山湖的田,向来如此。水涨时湖面阔大,田便小了;水退后,田畴伸展,湖又瘦了一圈。老沈和他的儿子小沈,便在这涨退之间,度过了许多年头。

我跟老沈是邻居,老沈六十有五,背已微驼,脸上的皱纹像是田里的沟壑,深浅不一。他常在田埂上蹲着,一蹲就是半晌,眼盯着湖水或是新插的秧苗。

小沈三十出头,比老沈高些,肩膀也宽。他常在田里走动,脚步比老沈快得多,有时还掏出手机,对着秧苗拍照,说是要发到网上去。

“发那劳什子作甚?”老沈总这样问。

“城里人爱看。”小沈答。

“城里人?他们懂个啥!”

老沈嗤之以鼻。

这是常有的事。父子俩对许多事情的看法,就如同这湖水与田地,时合时分。

春耕时,老沈坚持要用牛犁地。牛犁得深,土松,稻子扎根稳。小沈却要租拖拉机来,“一天就犁完了,又快又好。”老沈摇头:“那铁家伙把地都压硬了,长不出好稻子。”两人争执不下,最后还是各退一步,一半用牛,一半用机。到了秋收,用牛犁的那一半,稻穗果然沉些。

插秧的日子,是湖田里最忙的时候。老沈带着几个老伙计,弯腰在水田里,一株一株地插,动作不快,却极是整齐。小沈请了几个年轻人来帮忙,说说笑笑,秧插得歪歪扭扭。老沈看了直皱眉,却也不说什么。如今肯下田的年轻人不多了,儿子能找来这几个,不易。

夏日里,湖水蒸腾,田里热得像个蒸笼。老沈戴顶草帽,赤着脚在田里拔草。他不用除草药,说那东西有毒,吃了对人不好。小沈却买了几瓶来,趁老沈不注意偷偷喷上。“省时省力,多好。”他对我说。我问他怕有毒么?他笑笑:“大家都用,也没见谁吃出毛病来。”

湖田里的活计,从春到秋,没有闲时,最苦的还是看水。雨水多了,要排水;天旱了,要引水。老沈对这活计极为看重,常常半夜打着手电筒去田里看水。小沈劝他装个自动排水器,老沈却道:“机器哪有眼睛?它知道稻子这时候要多少水?”

去年夏天,连着下了半个月的雨,湖水涨得老高。老沈日夜守在田边,排水的闸门开了又关,关了又开。小沈从镇上买了沙袋来,和几个年轻人一起坐在田埂上。老沈看了,也不说话,只是默默地加固那些沙袋。那一夜,风雨大作,父子二人都没合眼。天亮时,雨停了,田保住了。老沈蹲在田埂上,小沈瘫坐在一旁,两人都累得说不出话来,但眼里都有光。

秋收是最欢喜的时候。金黄的稻浪在湖风中起伏,沉甸甸的稻穗低垂着头。老沈拿着镰刀,一垄一垄地割,动作虽慢,却一刻不停。小沈开着收割机,在另一块田里轰鸣着来回。

到了晌午,老沈的那块田割了小半。小沈的收完了,他关了机器,走到老沈身边,接过镰刀,“爸,您歇会儿。”老沈擦了擦汗,坐到田埂上,看儿子弯腰割稻的背影,忽然觉得,儿子割稻的姿势,和自己年轻时真像。

稻子收完,要晒稻谷。老沈总说,晒谷要看天,太阳好的时候,薄薄地铺开,不时翻动。小沈却买了台烘干机来,说是不用看老天爷脸色。老沈第一次见那机器,围着转了好几圈,最后伸手摸了摸,问:“这玩意儿真能把谷子烘干?”小沈点头,老沈“哼”了一声走开。但第二天,我看见他偷偷抓了一把烘干过的稻谷,放在手里搓了搓,又咬了一颗尝尝。

卖粮的时候,老沈要卖给镇粮站,说那是“公家的”,可靠。小沈却联系了几个粮食加工厂,价格比粮站高。“谁给的钱多就卖给谁。”他说。老沈皱眉:“从前都是卖给粮站的。”小沈反问:“从前是谁,现在粮站也改制了,和那些加工厂有什么区别?”老沈语塞,嘟囔着:“总觉得不对劲。”

冬天,湖田闲了下来。老沈坐在大门檐下,修补农具,或是编席织箔。小沈常不在家,有时去镇上,有时去城里,说是要“了解市场行情”。老沈不懂什么是“市场行情”,只觉得儿子越来越不像个庄稼人了。可当小沈带回新的稻种,说是什么“优质高产新品种”时,老沈又凑过去看,还捏几粒放在手心,对着光仔细端详。

去年除夕,父子二人照例要祭田。这是祖上传下来的规矩,再穷再忙也不能省。老沈早早杀了只鸡,小沈从镇上买了鱼和肉。天黑时,他们在田头摆上供品。老沈点燃香烛,口中念念有词,祈求来年风调雨顺。小沈站在一旁,虽不信这些,却也恭恭敬敬地鞠躬。祭完田,父子二人蹲在田埂上,就着一壶老酒,啃着烧鸡,吃起了年夜饭。

“爸,我想把东边那块田改种莲藕。”小沈突然说。

“莲藕?不种稻子了?”老沈放下酒杯。

“种藕挣钱,现在城里人爱吃这个。再说那块地低洼,常积水,种稻子收成也不好。”

老沈沉默了一会儿,又喝了口酒:“你看着办吧。”

小沈有些惊讶,本以为父亲会反对。

湖上起了雾,朦朦胧胧地罩在田地上,远处有零星的鞭炮声。老沈忽然指着眼前的田地,说:“我像你这么大的时,这里还是一片芦苇荡,是我和你爷爷一锹一锹挖出来的。”小沈望着黑暗中模糊的田垄,想象着父亲年轻时的样子。

开春后,东边的田果然种了藕。老沈有时会踱过去看看,但从插手。夏天,藕田里开满了粉红的花,吸引了不少城里人来拍照。小沈在田边搭了个棚子,卖新鲜莲藕、荷叶茶,生意竟很是不错。老沈远远看着,脸上看不出喜悦。

有一天傍晚,我在湖边遇见老沈。他蹲在藕田边上,望着那些亭亭玉立的荷花。我走过去,听见他低声说:“倒是挺好看。”见我来了,他有些不好意思,起身拍了拍裤子,背着手走了。

今年春天,老沈提出来要把靠湖的两亩田也改种藕。“那地方更湿,种稻子白费劲。”小沈愣了一下,随即笑了:“爸,您说得对。”父子二人一起整地,下种。

如今,微山湖边的田,一半稻浪翻滚,一半莲叶摇曳。老沈依旧蹲在田埂上,小沈依旧东奔西跑。但这片湖田的事,渐渐有了更多的商量。

湖水涨了又退,田地变了模样,不变的,是两代人对这片土地的守望。他们时常意见相左,就像那湖与田,看似此消彼长,实则相依相生。

周末济宁故事

湖田守望者

魏留勤